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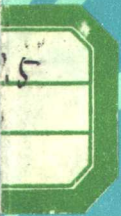
昆仑文学丛书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成
平

干杯， 女兵们



成 平



2 034 3612 0

干杯，女兵们



·昆仑文学丛书·

干杯，女兵们

成 平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8号)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5·插页3·字数90,000

1984年9月第1版·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97,400

书号 10137·109 定价0.57元



在波光潋滟的大海边，一位老者带我看了种种珍珠贝，使我明白了许多，许多：

珍珠绚丽的光泽，是痛苦的结晶；

珍珠层一点一滴积累而成，急于求成，前功尽弃；

是珍珠，决不用兜售……

我该学做一只珍珠贝。

陈平

作者小传

成平，女，祖籍河南洛宁，1949年生。1968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。1970年入伍，曾在武汉军区通信总站当过话务员、报道员、宣传干事，代理副指导员、指导员。1977年调军区政治部创作组，从事专业创作。先后到新疆、藏北、海南岛和中越边境体验生活，发表了《两个班长》、《美的巡礼》、《昆仑志》等近三十篇反映部队生活和当代青年生活的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。《干杯，女兵们》是作者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。

成平和女兵生活小说（序）

刘富道

军营是男子汉们的世界，这里只有一块小小的领地属于女兵们。这块领地，怎么说呢，是封闭式的半封闭式的？还好象是神秘的甚至是神圣的。我们看到的女兵不过是一个个英姿飒爽的军人，或许只有在她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，才充分表现出她们的女性吧。

《干杯，女兵们》向我们敞开了一扇窗口，展现出一个色彩绚丽感情丰富的小世界。

成平是从女兵中颖脱的青年作家，在作家中她仍是戎装行伍，她的眼睛可以窥视女兵生活的各个角落，及至心灵的角落，自然会有独特的感受。她把自己感受的精华几乎是毫不吝惜地荟萃于一束了。《干杯，女兵们》获得成功，可以说是她腾空跃起的一个漂亮动作。从而，成平的女兵生活小说初具规模。

成平1970年入伍当通信兵，1972年开始了她的女兵写女兵的甜蜜事业，处女作《红芽》就是作者对军旅生活的浅尝和初恋。成平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，以女兵生活为主

体，她的作品可以说是《红芽》发育生长的年轮，是以女性人物为中心描画的同心圆。有趣的是唯一一篇只写男性人物的作品，篇名又恰好是《来到女神身边的时候》，测绘兵踏勘的阿帕克冰峰，是美丽纯洁的女神化身，小说情节围绕复活女神而展开。这一倾向在她较早的作品《两个班长》里就露头了，那位女班长始终处于主动领先地位，男班长象是特意调度来充任女班长的陪衬。《促进》则是女促男进。由此可以看出作家的根深柢固的偏执和偏爱。有什么好抱怨的呢，兴许，没有偏执和偏爱，就没有作家的创作个性。当今尚有男作家觊觎女兵生活的丰富色彩，成平在自己的领地上躬耕责任田，当然会自得其乐。她执爱于表现女性的美好心灵，同她的姐妹（首先是年轻的女兵）情意绵绵地讨论生活，讨论人生的航向和价值。甚至没有忘记她的人物序列里还有正在写回忆录的老母亲，也请来参加讨论。在《雾》里她求知若渴地说：“我们大了！妈妈，来点真格的！让我们看看你们当年稚嫩的双脚怎样在革命的路程上探索、追求，怎样跌倒了又爬起来继续前进。”

《雾》（1980年）标定了成平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。她的叙事艺术纯熟醇厚起来，不着意编织情节而又有情有节地渗透情绪，小说题材好象就是随处捕捉到的一点生活感受。从小说人物看，《雾》中的柳玲妈妈不在或是早已离开了军界。她随后三年源源而出的作品中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有六个短篇完全涉足于军营以外。她向哪里走去呢？我们离她很近，一时也如堕雾中。

连接兵的生活的前后链环，一个是社会，另一个还是社会。其实军营也是社会的一个小扇面。成平立足军营，在密切注视女兵生活的同时，又以两眼的余光扫描社会的另一个大扇面。她一步不落地跟踪走出军营的女兵，她们是她第一篇小说《红芽》中的红芽儿。姐妹们，战友们，你们成了社会的栋梁，支撑半边天么？有没有哪个戎装一卸又变成家庭中的小娇儿？红芽儿长成一棵树，而椿树的木质脆呀，经得起世面上的风风雨雨吗？成平带着她的思念，四处寻找她们，同时也是在广阔的大地上寻找生活的真谛和妙谛；同战友重温军中生活的绿色年华，也同她们一起感受时代气息，体察世俗人情。她的视野扩展了，对生活的理解加深了，小说艺术也渐臻佳境。这三年来她的短篇小说新收获，象是野营路上顺手采撷的一串果实。《迎浪礁》是寻觅到一个在生活海洋里离了岸还没有靠岸的女友，给她扶正舵位：“我们还不老，让我们重新荡起双桨！”引人注目的《高高的楼上》，描写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年知识妇女，她的信仰信念象钻石，在时间的磨子上越磨越亮。张海迪还在默默无闻的时候，有一个小海迪出现在成平的《虹》中，她是一个生活的小强者。还有《文莎回来了》、《转动的魔方》，都表现出作者对生活开掘的深度，也都是为了她的“半边天”更加明丽。

成平的创作好象经历了一次野营训练，她的军营生活感受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找到了依托，那个女兵生活小世界在她眼前博大地展开了。于是她成就了中篇《干杯，女

兵们》，携带着一群姿态各别性格迥异的女兵形象，走进文学长廊，占驻一席之地。

我在《昆仑》文学期刊上第一次读到这部作品，心里豁亮了。成平这几年不倦不懈的寻求，或许就是为着有这么一天，把她的女兵们邀集在一起，痛痛快快地干杯，干杯。

这群女兵，是成平的同龄人，七十年代初入伍又先后退伍，也有几个留在部队担任指挥员。当年我在《红芽》中见到她们，军帽还和男兵一样缀着一片帽瓦，眉目半遮半掩。我想就是这群女兵，就是她们一起走进了《干杯，女兵们》中，熙熙攘攘来到北京牛街附近的四合院，矍，八字眉、一道浪、奔露头、小酒窝都显露出来；还带着各自特有的气息，特有的风采，特有的人生。她们一个个长得血肉丰丰满满，她们的感情是丰富的，何尝又不可说也是复杂的呢。

小说选定复员女兵薛焯和华侨教师黄扬（两人年龄之和为七十二岁）的婚礼，作为女兵们聚集的时间地点，是再好不过的精巧安排。薛黄二人的爱情，开始本无所谓有，后来本无所谓无，最终结为棒打不散的鸳鸯。这是小说的主线。另外薛焯与女指导员卢绢真的上下级关系，薛焯与乔冰、丘小芬的“三合板”关系，构成薛焯的军营生活经历，后者还在延续。还有薛焯与薛莲的异父异母姊妹关系（一度又是同班战友关系），演绎薛焯的家世变迁和坎坷道路。全篇，军营与社会融为一体。薛焯复员已有六年光景，作者让我们站在这个时间空间距离上，来看军营生活

对女兵们生活道路的影响，是别具匠心的。

军营生活（这里当然无一例外地讲我们人民军队）使人的信仰、责任、义务不断强化，是军队给了这群姑娘乳汁、铁质和钙质。她们离开营门步伐是整齐的，走出营门就是便步走了。作家在考察了她们的便步走以后，发现步速步幅的不一致。薛焜还是一身军人气质，走出营门以后，军人意识反而在加强。丘小芬自强不息。乔冰的军人气质挥发了又回收了，她起初惬意于安置的一份轻松工作，渐渐地走路都提不起脚，是薛焜的一身旧军装召回了她的意志。而喻伟文是另外一个典型，她几步就追上时髦潮流，几下就编织成社会上的“关系网”，世俗的烟尘沾满一身，使人很难想到她曾经是一个女兵。军营生活的影响，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时效，这就是艺术对生活的发现，小说的独到之处。

《干杯，女兵们》主题是复员女兵对绿色年华的回忆。回忆是对历史的思考，是对人生经验的小结。小说的历史感寓于回忆之中。丘小芬由天真得可爱的小蹦蹦，变成盲目得可爱的小斗斗，又变成一个贤妻良母，送负罪的丈夫自首的坚强女人，她是在认识历史认识人生中成熟的。喻伟文的回忆，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当年军中的小天使了，也进行人生的反省：“你到底得到了什么？又失去了什么？”薛莲给姐姐喝过苦酒，自己也尝到苦酒，她会在生活的落差中重新寻找支点。这部小说最具典型意义的形象，还是几个帼国丈夫。薛焜自然是。“三合板”都是。还有，还有。

出军营的和还在军营的。最成功的形象，我以为是卢缙真。她是这群女兵中唯一经历战火熔炼的女军人，一个真正的女将军。然而她不是一个神话人物，不是象女神化身阿帕克冰峰那样纯净得只有一片洁白。作者顺应女兵们的回忆，从多个侧面用多种色调描绘她，起初我险些儿误会了(这也是我的历史感)，以为她真是“魔鬼老卢”。拂去历史落在她身上的尘土(我获得了历史的正常感)，却原来是个个国大丈夫，是女兵们的魂。离她远了，离她久了，反而把她看得清晰。小说第七章，写一个军人向军营告别，特别牵人情思。薛烨同卢缙真似有若无的心的对话，语意隽永，笔力见真。当列车载着薛烨也载着她的委屈启动了，她在送行的绿色队伍中寻找那个矮小的女人，寻找她自己的魂，情不由己地呼喊出“卢指导员——”。薛烨对自己在军营中度过的绿色年华的回忆，应该说从这里就开始绵延不断。

这部小说的结构正是适应了回忆，有时间空间的跳动。它们的跳动是有节律的，无论跳得多远都要跳回来，回到现实环境(四合院)，回到现实时间(举办婚礼)上。这种跳动，是对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进行分切和剪辑，使相映片断重叠在一起，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性和集中性。它和人的思想流程是一样的，通俗地说，就叫做触景生情，以现实片断导引粘连历史片断。如第三章，新郎给新娘唱了一支歌，该章结尾是依歌词提炼的一行叙述文字：“绿色，红星，融进了她的梦。”第四章开头就是七十年代军营流行

歌曲《红色的帽徽红领章》，这就自然跳到薛烨的新兵生活的回忆上。

一种新的叙事文学结构，产生一种新的形式美，引起新的欣赏趣味。要接受它也是不难的。螃蟹的鲜美藏在壳中，可恨的也是有壳。不过，一种典雅的吃法也只要五分钟见习，吃过一只就习惯了，成为内行。一边掰壳一边咀嚼，当然没有吃肉丸子方便，却别是一番情趣。

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构，层次丰富了，处理材料体现出浓缩性。而过分的浓缩，又使材料没有得到应有的舒展。

重读这部小说，我怀有盎然的兴致。她好象是要着意编纂一本女兵生活的百科全书一样，这里，女兵生活的衣食住行，喜怒哀乐，甜酸苦辣，似乎都写到了，连女兵的语汇也自成“语系”。她们来自四面八方（以城市居多）又见多识广，语言经过交叉传播，揉和提炼，变得格外鲜活。象是特许的，她们表达情绪可以肆意夸张，小不点儿失利失意都叫“惨”，而小不点儿成功得意要叫“棒极了”。给乔冰编的乔老爷歌谣，应看成集体智慧的产物。作者的叙述语言也表现出女兵语言的素质。女兵间的亲密带有强粘连性，所以有“三合板”一说，还有“小尾巴”一笔。她们玩得出格的奇，出奇的傻。打赌吞西瓜籽，铺草席翻筋斗，在机台上还有更高的招，我不曾想到她们还有这些恶作剧。女兵爱美更会做美，她们包饺子有什么花样，演《白毛女》谁扮大春，对于男军人方面怎么议论的，都写得绘声绘色。山东姑娘“土坦克”打篮球那段描写算是绝了：

她勇猛得象头豹子，却一点儿也不懂得规矩，粗胳膊把别人扒拉过来，扒拉过去，夺到篮球，用劲抛进自家的篮里，引得全场一阵狂笑。

未经训练的女子打篮球是什么样子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没有这些细节，何以谓之女兵生活小说呢？

成平写得太象生活了，这群女兵太象生活中的她们自己。我不熟悉成平的女战友，有几位或耳有所闻，我也犯了一个文学常识性的误会，以为她是比划着这些人写的。成平说她的战友也在纷纷猜测对号，看谁是谁，谁象谁，认领喻伟文“想揪也揪不起”的鼻子的竟有三人。喻伟文号“草草”（由交际草演化而来），因为谁都不愿意（或怕）象她，这个人物更招人注意。其实生活里不可能没有这个人物；没她，世界也许会显得寂寞。不是她叫“的士”（“反正能报销”），谁派车接新郎呢？走着来吗？

“我的鞋在叫‘不饥，不饥’，其实我早饿了！”

“得了，明明听见你的鞋在叫‘不积极，不积极’，笑你老掉队。”

听，在田间泥泞小路上，她们走来了。她们是快乐的女兵，在乐天嬉语。她们是年轻的女兵，双脚是那样稚嫩。她们的双肩却也同男子汉们一样，背负着民族的希

望。也正因为她们是女兵，她们的负荷显得过重，她们的行军显得更艰难。有跌倒的么，叫声“惨”吧，爬起来再喊“棒极了”。既然生活偏爱地多给她们一些色彩，她们唱给生活的歌也会更加雄壮动人。

为《干杯，女兵们》干杯！

· 昆仑文学丛书 ·

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昆仑文学丛书》，愿她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，使革命战争的血与火、真理与正义，以及献身军事战线的千万战士的音容笑貌与心灵世界，他们的爱或憎、辉煌的或平凡的生活、壮烈的或默默的牺牲，能够在这里多少有所展示；愿她成为一片小小的园林，使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嫩苗在这里成长，绿树在这里成荫。

这套文学丛书编辑的是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，以及其它文学作品。作者是军内军外中青年作家。从八三年开始，计划每年出一套，每套约十二本，每本十万字左右。每套书的最后一本是军事文学创作论集，其它都是作家的个人作品专集。以有限的规模而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，是我们的向往。为了实现这个奢望，我们当力求做到编选谨严，出版及时，印制精良。

一抹淡红色的云从四合院中心的大古柏上擦过，缓缓飘上飘下。

大树下，一对虎皮鹦鹉在笼中跳跃着，蓝翎在闪光，翎翅上的一道道黑纹象浮动的波浪，它们“唧溜唧溜”喜滋滋地尖叫着，似乎预感到了小院里有喜事来临。

这个有回汉两个民族，六家人居住的小院，离牛街不远。那正在布置花烛洞房的一家，就在小院的西南角上。

远处闹嚷嚷的，采购大军回来了。

乔冰一手提了个麦秸包，一手拎了个竹篮，篮子里高高隆起的是黑乎乎的蜂窝煤。这五、六年来，她留薛焯一起住在这里，除了三九天，她俩很少生炉子，也真能混，她们竟然一直没弄个象样的煤筐。

乔冰身后跟了一大串人，有的提引火柴，有的提粉条，还有的拿面条、胡萝卜、带鱼……古柏下，到处站满了人。

乔冰眨了一下眼睛，突然大喝一声：“立——定！莫放——下！”

戴着白边眼镜，穿件杏黄色衬衣的于立秋，一愣，两脚跟习惯地一下来了个紧碰，一网兜银光闪闪的带鱼给摔在了地上。“哈，呵呵……”没上当的笑个不停。于立秋雪白的脸，浮现出木呆呆的神色。

“立秋洗带鱼，小黎放青菜，毛头小子和我摆煤……”乔冰两道微微下撇的八字眉，得意地扬了扬。风吹动着她额前的“一道浪”，其余的头发全高高地盘在脑后，确实有种职业记者派头。她俨然是举办这次婚礼的司仪官。

“我干啥呀，乔老爷？”随着一股浓郁的国际型香水味，喻伟文跨进了院子。或许是穿高跟鞋的缘故，她走路总是胸一挺腰一拧的。

“你才来，罚你摆煤！”

“你瞧这纸有多漂亮。屋里那白纸太土气，我去重新贴墙围吧。”

“你买的？”

“拿的。感谢共产党，我们宾馆多的是。”喻伟文莞尔一笑，露出闪光的皓齿。她化了淡妆，白皙的皮肤透出淡淡的红晕，那圆圆的大脸庞，十分象朝鲜姑娘。灵动的黑眼睛，红艳艳的嘴总是带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气。唯一不足的是她的鼻梁，想揪也揪不起，象山梁陷进地里，只剩个孤零零的小山包。她几乎每次见到乔冰，都说要做鼻子修补手术，可又怕开刀。

“哟，你鼻子没补，头发怎么变黄了？”乔冰用沾满煤灰的手去摸喻伟文象瀑布似的长发。